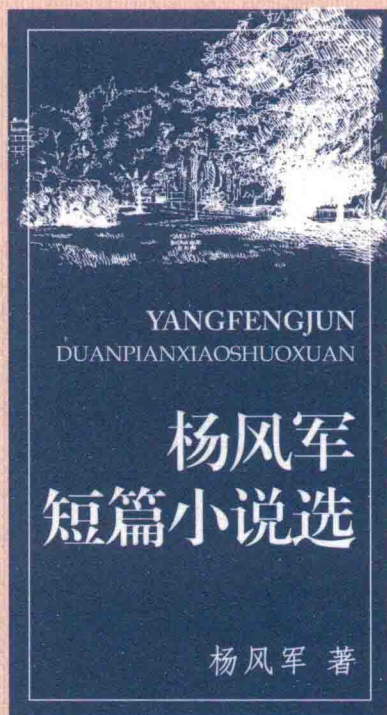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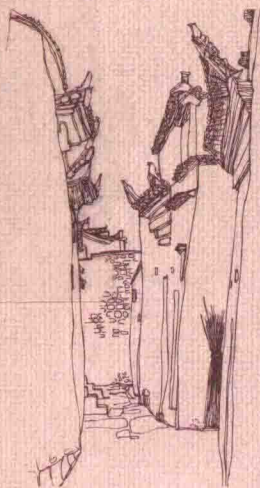


里山祭
陈年旧事
艾月的情感困惑
西窗新月
老张要出远门了



YANGFENGJUN
DUANPIANXIAOSHUOXUAN

杨风军 短篇小说选

杨风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风军短篇小说选 / 杨风军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106-04832-7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3522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胡金霞

版式设计: 李多胜

责任校对: 汪丽容

责任印制: 庞敬峰

杨风军短篇小说选

杨风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成品尺寸 /170×240 毫米 16 开

印张 /13 字数 /17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832-7/I · 1203

定 价 45.80 元

自圆其说（代序）

识得几个字后，喜欢用文字记录耳闻目睹和道听途说的
事儿，直到有一天无事翻看这些记录，觉得有点意思，
就在记录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自圆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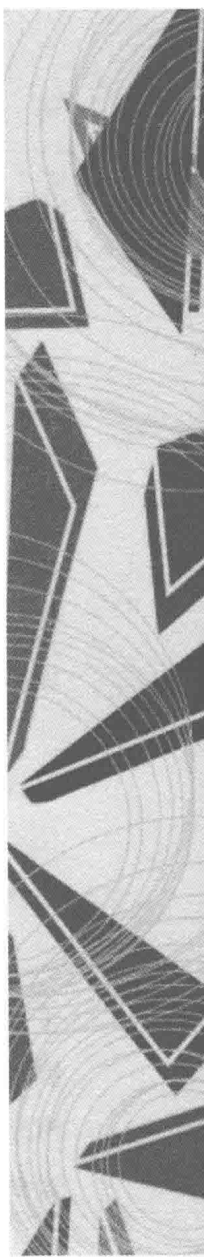
这本集子是继散文集《封存记忆》之后的小说集，
其中收录的都是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字，作品内
容以故乡变迁和爱情、婚姻、家庭等生活素材，用批判现
实主义手法反映社会形态变化，坚守良知道义。

虽说跟名家大家的作品相比，这些文字还有点稚嫩，
但之于一个人的成长大有裨益。敬请读者诸君批评。

目录

CONTENTS

001	——	里山祭
015	——	天天去看狐狸精
022	——	陈年旧事
035	——	艾月的情感困惑
040	——	西窗新月
049	——	老张要出远门了
055	——	信号窗
083	——	无意为贼
096	——	我是一尾鱼
108	——	最后关头
114	——	此情可待成追忆
124	——	错过花期的女子
135	——	迷失
149	——	娟子
157	——	你是我今生的幸福
166	——	蜂吟蝶舞
181	——	故乡人事
200	——	安放（后记）



里山祭

LI SHAN JI

微风吹着。

白家洼上空飘舞着几条纸的长龙，哗哗地低鸣。悲壮凄切的唢呐声和锣鼓声掺和着心碎的哭声，合成一曲古老而又悠长的歌在山谷回荡。

紧靠崖背的平滩上：纸糊的鹿在聆听，鹤在鸣叫，羊在沉思，童男童女牵着马儿在远眺，金山银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偏正屋宇豪华辉煌……

父老乡亲们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面孔，围着，看着。气氛肃穆！

崖背上几只红嘴老鸦一蹦一跳，“哇——哇——”叫着寻觅着可食之物。

二牛跪在平滩上，在鼓乐声跌宕起伏中虔诚地点燃了一炷香，插在一座坟堆前；礼毕后，白白花花的纸火点燃了，噼啪作响的声音伴着父老们辛酸的目光，凄悲的哭声和那遥遥飘去的声音在燃起的烟火中熔化。二牛的思绪也被燃起……

走走走！颠颠颠！
羊达子沟里往进窜，
一直窜到白家洼；
白家洼，靠大山，
一年赌博耍得欢；
四门摊，单单双，
两颗“色子”跑得忙……

里山人总是这样。天高皇帝远，闲下没事干，耍吧！或许能……

白家洼地处宁南山区，山大沟深。一年四季中，只有仲夏到夏末这段时间里，那缓缓的山坪或山头上才有一丝绿意，除此，便是一片苍黄。偶尔，也能看见羊群宛如一朵朵白云在山腰间飘动。时运尚好的话，还能听到羊把式漫着山花：“哎——呀哥的肉肉”……山花沿着山沟一起一伏地向着远方飘去……

马二奎就住在白家洼那块不大的平滩上。紧靠北面崖背挖了三眼窑，两眼窑门上面留有三角哨眼，中间一眼左面留有一个窗，窗子用木条做成，一格一格的。

黄昏时分，窑里已掌上灯。灯光从窗格发灰的窗纸破洞钻出，好似一颗颗暗黄的星星。晚饭后，那些无事可做的汉子便向这里合聚。于是，黑洞洞的崖窑中，一盏满身油腻的罩子灯散发的昏暗光下，几十双睁大的眼睛，集中瞅着马二奎一上一下的手。

“当当、当”的声音从他手中对扣的碗中发出。

“单卖一碗！”

“揭开！”

瞬间，几十双眼睛射出不同的光：惊喜，懊恼，悔恨……

接着，几十双手成不同的形状伸向用四扇门拼成的摊子，混乱中呈现出规律。二牛穿着没领的黑棉袄，一脸丧气的样子。

“当当，当当！”

他揭起棉袄襟子，从内衣兜中摸出一张发毛的、皱巴巴的“大团结”，颤颤地投向摊子。

“敖——敖——”

外面传过来狼的嚎叫声。

“揭开！”

他又输了，夜深了，崖窑中还亮着昏暗的灯光。

二牛无精打采地翻过一道沟，回到家时，掀开窑门，翻身上了炕。摸来火柴划燃，点亮那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矮小的灯。炕很窄，灯光下，已烧了好几个洞的席子油亮油亮的。他拉开露出棉花的破被躺下，吹熄了灯。

哎，光棍一条，父母死时，只给他留下一眼熏得发黑的崖窑和一盘土炕。

二

天刚麻麻亮，二牛就拿上那把足有一尺长的刀子，把做好的绳套往腰间一缠，就去叫二狗子。他和二狗子从小一块儿长大，一起读完小学。读书期间，二狗子每天总是拿两块谷面或玉米面或洋芋面做成的馍，一块给他，一块留给自己。

他俩来到后山狼窝对面的山梁上爬下，高度集中地瞅着黑咕隆咚的狼窝。山野一片寂寞，时而传来乌鸦“哇——哇——”的叫声。不一会儿，那条麻灰色母狼屈着腰从洞穴钻出，贼溜溜地眼睛向四周望了望，一跛一跛地向山外走去，湿漉漉的奶穗子一甩一甩。它走一段停下，回过头来向窝口看看。

他俩很快来到窝口，二狗子拿一根铁棒守着，警惕四周的动静。一股腥臊味儿从窝中飘出，二牛曲着身子，一手拿着电筒，一手紧握发着寒光的刀子，身上直感到发麻，头发和汗毛热辣辣地竖起。他走得很慢，两眼紧盯着前方。腥臊更浓了，他被呛得直咳嗽。两条灰麻色的狼崽子缩成一团，两双绿得发蓝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瞅着他，惊奇地发出“扑、扑”的声音。每当他靠近一步，那家伙便会龇牙咧嘴地向前扑。洞内白骨横竖交错，一只没吃完的野兔子露着殷红的血肉，不停地散发着血腥味。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二牛紧握着刀子，放下手电，麻利地解下绳套，套住那两只崽子，忙忙往出走。

二狗子惊了一身汗，他怕老母狼从远处跑来……

三

马二奎家崖窑的灯又亮了。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刚要领略夜的惬意，突然，从崖背上传来了“嗷——嗷——”的长啸。啸声凄惨、悲凉，使人心颤。

白家洼骚动了。

狗狂叫着，扑着，人们竖起耳朵细细地听着：“嗷——嗷——”他们的心被悬起……

“当当，当当！”

马二奎摸遍全身，一个子儿都没了，他的双眼射出一种欲火，干巴巴的。昏暗的灯光下，大堆大堆的钱涌向二牛，他全身口袋都鼓起来。马二奎凑近他，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阵子，然后出去了。不一会儿，马二奎领进来了他的二女兰花，姑娘水灵灵的招人喜爱。马二奎用目光向二牛示意了一下。

“卖单！卖单！”

“揭开！”

二牛打量了一下马二奎，只见他汗水湿透了衬衫，眼中露出失望的光……

四

今天晚上，没去赌。也没来一个耍床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二牛要结婚。姑娘红肿的眼睛中泪水不断线地往下流。她一声不喘，低着头。二牛瞅着瞅着心软了，他后悔不该跟马二奎拿她当赌注。

“嗷——嗷——”又是那可怕的母狼嚎叫声。土块从他家崖背的窑顶上直往下滚。姑娘浑身颤抖，昏暗的灯光下，哆嗦着移向炕角。二牛走过去坐到门口的炕沿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灯盏。火苗一闪一闪。他打消一切欲念，安慰起眼前这位他赌来做媳妇的姑娘。姑娘哭得更伤心了……

北方的初夏，夜本来就很短。然而，今夜却是十分长，长得使人发急难熬。好不容易才盼到了天明。

二牛给了姑娘十块钱，把她送出自家的崖窑，送上羊达子沟的那个坡。此时，一洼一洼的麦子在微风中掀起细浪向山峦上涌动。一群淡蓝色的鸽子被一只鸽胡追赶着，忽起忽落。忽然，一只麻红色的兔子从麦浪中窜出，箭一般射向对面的山峦。

二牛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感到轻松了许多，浑身硬硬的肌肉松软下来……

五

二牛又去赌了。他拿着那把刀子。

夜，很黑。没有月亮。

二牛今夜手气不好，到半夜时，他全输了。他走出马二奎家的崖窑，从羊达子沟坡上走下。“嗷——”的一声，两只重重的爪子搭到他的肩上，他没来

得及转头，就顺势一弯腰，顺手抓住搭在肩上的爪子用力一掷，把那条麻灰色的母狼摔了一个筋斗，那家伙一骨碌翻起，又直扑他胸部而来。他一闪身，迅速从腰间拔出刀子……

长啸声终于断了，夜恢复了原来的寂静。二牛胸部被爪了几道血痕，他瘫痪似的坐在母狼身边，眼睛直勾勾瞅着它，直到天亮。

六

麦子快黄了，近几天总是打雷闪电下冷子疙瘩。

白家洼的人们手里都捏着一把汗，有的乡老到山神庙里去烧香还愿，有的长辈们到别的村庄求神问卦：“你们村里将有大难，都是那可恶的后生招来的。他打死山神爷的三条看家狗，山神爷怒了……”

白家洼的乡老们商议着，一个个愁眉苦脸。

那天，二狗子慌慌张张告诉二牛：“牛哥！快跑，乡老们商议要拿你祭山神爷。”

……

二牛走了。还有三毛、锁子和二狗。

他们来到青海淘金场，金场上人不多。除金老板和他的妻子外，其余人全住在一个大统房中。大统房又破又旧，墙皮脱落，没脱的几处胡乱画着那些人们一看便知的象形符号。屋子靠沟底，光线很暗。一溜长长的板铺上，挨排儿堆着脏不拉叽的破被。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孤傲地立在板铺的中间。两个光脊梁的淘金汉子在破了几个洞的衫衣上捉虱子。

金老板把他们领进破房后就走了。几个围着炕桌喝酒的汉子向他们投来吓人的目光。二牛和伙伴很快在长长的板铺上找到一块空处，随着把简单的行李往上面一扔。

“小伙子，从哪儿来？”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汉子问。

“宁夏。”

“噢！就是有六盘山的那地方？”

“对！就是。”

二牛回答那汉子的问话。

十几个汉子移动那盏马灯向他们围来，七嘴八舌操着不同的口音问个不停：

“六盘山到底有多高，你们上去过吗？”

“哎！据说那山下压着个金鸡，你们听说过打鸣没有？”

“听说宁夏有‘五宝’，你们为啥不去搞？”

“结婚了吗？”

“……”

夜深了，大统房中的灯还亮着，时而有人出去撒尿……

他们开始了淘金生活，从窖中把沙粒掏出后，拿到不远处的河水中去澄。沙粒被水冲走，剩下的便是黄灿灿的金粒。每天干完后，把得到的金粒全交给金老板。

慢慢地人都熟悉了，他们也和那些汉子们一样，偷偷在秘密的地方藏上一两粒金粒。每月末了，金老板根据淘金的多少给他们付钱，但钱总是很少。

这里没有女人，就老板媳妇一个，还看不到，她从没出过门……

七

时间真快，转眼几个春秋过去了。

每天晚上，喝酒的汉子们都要谈女人。

那天晚上，他们喝着酒又谈起金老板，谈起金老板的女人。

“操他妈！老板心太黑。”

“嘻！你们知道不，那老贼的女人听说是从他们宁夏搞来的。”

“对！我也听说过。”

“他俩睡了几年，她竟连一个蛋也没给老板下。”

“听人说，老板是个骗驴。”

“那鬼头，从不让女人出门，你们看见过她吗？”

“哟！看你说的，老板怕你看见连腿卡里的那个都给吃了！”

众人一阵大笑……

二牛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他感到好奇。的确，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可从未看见过金老板的女人。“宁夏来的”“很水灵”“不生孩子”，这就是她对他的诱惑。

八

机会终于到了。

他趁金老板不在，偷偷溜进了那个汉子们不敢进去的房子。

她背身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地望着炕角，炕角的墙壁上贴着一个笑欢了的胖娃娃。他轻轻地咳了一下，她转过头来。霎时，他全身好似注射了凝固液，惊惑地立着，一动不动。

她看见他，猛一惊，慌忙站起：“啊！咋是你呢？”一双亮亮的眼中顿时射出惊喜的光。她果断地迎上来，喊了一声：“二牛哥！你……”

二牛浑身热热的。他真不敢相信眼前是她……

二牛怀着深深地遗憾和悔恨走出金老板的房子，他想：“马二奎真不是人，竟能忍心把亲生女儿嫁给这老贼做媳妇，真是！”

时值隆冬。

大统房地当中的大铁皮炉一闪一闪地映着红光，汉子们都围着火炉喝酒，

喝着喝着。二狗子跟一个满脸胡须的黑大汉打起来了。锁子、三毛还有几位汉子上前劝阻却都被那汉子打了几下。二狗被打得鼻子流血，汉子还不停。二牛回到大统房一看，他大吼一声：“他狗日的咋了？”那汉子眼中放出蔑视的光。二牛心中的闷火点燃了。他脱掉那件至今没领、肩上补了两个大疤的黑棉袄，浑身凹凸不平的肌肉块在一闪一闪的红光中发亮；胸部扁豆大的奶顶上，一根细长曲卷的毛一起一伏。他来到大汉前，那汉子从皮靴中拔出牛角刀向他刺来，他一闪，借力将刀子打飞，汉子一个趔趄倒在地上。接着，二牛一脚接一脚儿狠狠地踢了一顿，那汉子被踢得在地上打滚。二牛还不停地打，直到那汉子不动了，他从皮靴中拔出放着寒光的刀子，刚屈身准备挑那汉子脚筋，大统房中的汉子们都跪在地上代那汉子向他求情。锁子、二狗、三毛此时又喜又怕。

二牛扫视了一下跪着的汉子们，然后放声说：“婊子儿都听着，我们宁夏人不是好欺负的，谁要惹怒爷，爷可是不管天地王法！”说完，他把刀子往空中一抛，刀子翻了个跟斗，他顺手一抓，插进了油黑发亮的皮靴……

九

兰花几年来过着烦闷难熬的生活，二牛的到来使她心中升起了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感觉搅得她心神不宁。

她感激二牛当初送回了她。

她恨二牛当初送回了她。

她偷偷地对二牛说过：“带我回家吧！我本来就是你的。”她也曾告诉他：“那没有能力的老贼可是心毒手辣，你和他们可要防着点……”

一天夜晚，老板不在，二牛又溜进了那房子。

幽暗的油灯光里，他和她唱着酒。她仰脖喝了一杯，含情脉脉地给他斟满

一杯。他默默地喝下去。片刻，她说：

“睡吧！就睡在这儿，没用的老贼今晚不回来。”一双黑而大的眼睛含着一丝火辣辣的挑逗。二牛浑身热热的上前去搂住她，用嘴唇堵住了她的嘴。

在闪烁摇曳的灯光下，她嗅着二牛鼻孔中散出的酒味和他汗津津的男人味，她用嘴不停地亲吮着，狠狠地，恨不能把二牛一下吞到自己的肚里去。接着，他酥酥地吹灭了灯。

.....

二牛在枯燥的生活中有了一份乐趣。

大统房的汉子们又多了一份谈论的话题：

“二牛跟老板媳妇好上了，知道吗？”

“嘻，那天金老板不在，我看见二牛从他家房里出来，老板媳妇跟着送到门口。他俩还说了几句话，嘿！那娘们确实勾人魂呢！”

“噢！我说二牛有好几个夜里咋没回来。”

.....

十

二狗子病了。

那天，下着雪，二牛没去挖金沙，陪着他。大统房中还有几个汉子没去，他们围着火炉喝闷酒，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二牛慌忙和几位汉子跑出大统房。

三毛、锁子，还有那位黑大汉和几位汉子被塌陷在金沙压住了。他们赶紧不停地挖，一直到深夜，才将他们挖出。但他们死了……

二牛回到大统房，搀扶着二狗子，二狗子浑身颤抖，风撩起他散乱的头发。他俩来到三毛和锁子的坟前，呆呆地望着那凸起的沙丘。夜晚的沙漠暗淡

无光。很久，很久，他俩长长地吸了口气。

北风凛冽。

十一

一个暮春的黄昏，天阴沉沉的。吹着风，风很小。

兰花趁金老板不在，提了几个馒头，拿了一沓用钱在上面印过的白纸和香、酒。来到了二牛告诉她的那两个坟前，按家乡的习俗摆好馒头，点着香和纸，那纸吐出幽蓝的火舌，一窜一窜地燃起……

金老板发现了她偷汉的事。

晚上，他提溜起她往炕上一扔，扒下衣服，用一条绳子把她捆住，嘴里塞进一个毛巾，眼里放着贼凶贼凶的光，冷笑一声，抡起皮带。

“臭娘们！老子看你再偷汉不！”

兰花被打得满炕乱滚，泪水往外流的往外流，往肚里咽的往肚里咽。

金老板打了一阵子后，扔下皮带。破口大骂着把她从炕角处揪过来，拼命地拧她、掐她……一直发泄了个够……

二牛也被警告：

“你狗杂种小心着，爷不知哪天折断你的腿。”

一天夜里，金老板领来了几个汉子。这是这间屋子第一次来这么多人。昏暗的灯光下，他对他们小声说着什么。兰花细细地听，末了听到：“杀……牛……”金老板拿出几块金子分别给了那几个汉子。她一眼没合地想着，终于想明白了。

她见机把这消息告诉二牛。他俩不约而同地说：

“走！回咱们家。”

二牛又偷偷地告诉二狗子。他们偷偷地把一切都准备好，警惕着，等

待着。

兰花的伤已全好了。

一个明月高悬的晚上，她使出女人全部的温柔，甜甜地望着老板笑。金老板被她此时的妩媚搅得魂魄游荡，他搂着她心疼地亲着，向她道歉。她慢慢挣开他，给他斟满酒，他一扬脖喝了下去，一杯、两杯、三杯……贼精贼精的老板醉成了一堆肉泥，她摘下套在他手腕上的那块带着指南针的手表，然后，摸出钥匙打开盛金的箱子……

大统房中黑乎乎的，从各个角落发出神秘的酣睡声和呓语。二牛轻轻推了一下二狗子，俩人轻轻闪出房门。兰花已在等着他俩。

他们凑到一块儿，来到三毛、锁子的坟前，点燃了一张纸，月亮下，他们叩了叩头，站起来，稍停片刻，便向来的方向跑走……

夜，不黑。月亮高高地悬在天空中，前面的路清晰可辨。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到天大亮，他们怕沿路走老板会追来，于是，就进入了沙漠……

十二

起风了。

狂风卷着沙粒。

此时，只觉得世界是一片黄色。

无垠的沙漠中时隐时现地蠕动着三个黑点，像是在原地蠕动，一望无际的迷茫，他们凭那个指南针校正方向，向南，向南……

兰花走不动了，二牛和二狗子搀着她，一步，两步……向前，向前……

夜幕降临了，他们还不停蠕动。不时抬头找一下北斗星。

实在走不动了。三人紧紧靠在一起站一会儿。不敢坐下，怕坐下会被流沙埋住。